

小蕾被打了,医生病人关系紧张起来

6

医生日记

3月18日

18楼这两天要开刀了,主刀大夫是组长和二师兄,但出于对下属和学生的关怀,组长承诺,成功了功劳是老二,失败了责任是他的。但这个妞他要是追不到,丢脸是大家的。

“我会像亲人一样对待你的父亲。”这句话是我们这两天见到二师兄的招呼语。那天他对姑娘说这话的时候不巧被路过的护士听见。大师兄给他总结说:“‘会’这个词用得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你的心意,你应该用‘希望’。我希望你给我这个权利让我像亲人一样对待你的父亲。”

“已经给了。昨天晚上我让她回去睡,我陪的夜。”众人哗然。

过几天老头就要开刀了,一个礼拜之后,看样子这个姑娘要成为二师兄的瓮中之鳖了。

今天全科的人都心情极好,温柔有加,态度和蔼。上个月从我们这里康复出院的一位病人从云南空运来一大箱郁金香,各种颜色都有,整层病房留香。小护士们的帽檐上都别了一朵,很是明媚。连病人的情绪都不那么烦躁了。仅仅是花而已,效果竟这样大。这是我们科最愉悦的时候。

我们曾经收到过一大袋地瓜干,陕西黄土高坡产的,奇甜无比。还有奇怪的水果叫释迦,长得像释迦牟尼的头,是从海南空运过来的,据说抗癌防癌。最奇特的是有个老农,他儿子驾驷车翻山沟里,脑缺损,修复工作是我们做的。两年之后他捧着一个泥巴盆来献宝,说是自家地里挖的,考虑再三,我们建议他还是交给当地政府,怎么看怎么像古董。最终竟因此而挖出一个什么墓穴。

赠人玫瑰手留余香。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,感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3月19日

日子是犬牙交错着前行,时悲时喜。今天我们科又上演了全武行。最后110都来了。110现在也不起什么作用了,主要就是拉开对峙双方,然后要求我们牺牲一下,以“河蟹”为重。

这个病人到我们这里的时候,主诉头疼,拍片结果显示脑上皮细胞出血。我们建议他留院观察,如果情况没有恶化就出院,如果恶化就开刀。住了两个星期,出血点没有增加,情况没有恶化,但患者头疼没有减轻,我们建议他去我院下面的康复医院继续观察,这也符合双向转诊的制度。因为这里的病床要流转,还有比他更严重的人要进来。

他不愿意去下面的医院,自行回家了。隔几天他自己去另一家三甲医院再诊断,那边的医生给他开了刀,取出了脑子里的血块,症状消失了,他于是天天来我们这里吵,说我们是庸医、骗钱医生,没有良知,要我们退给他一万块检查住院费用。

说实话,我们到现在依旧坚持我们自己的判断,认为他目前开刀并不是最合适的时机,他脑子里的淤血液化需要一个月时间,那时候开刀才能取尽。现在开刀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,而残留的另一部分梗在那里不畅通,有可能引发第二次脑梗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他继续观察的原因。我们不是赶他出院,而是建议他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换一家医院继续观察,有问题随时回来,这不是我们不负责,而恰恰是对更多的人负责的表现。

我们不可能把医药费退给他。若是退了,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的确技不如人,我们科的牌子就要倒了。那家医院的医生,对待病患的处理也不能

说是错误的,因为短期内的确缓解了病人的痛苦,虽然还有开第二刀的可能。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告知病人了没有。

科学允许探讨,允许学术之争,治疗方案只要你说得出道理,它就不是事故,不是故意伤害。但现在你非要我们承认他们对我们错,我们不能接受。

3月25日

小蕾前天被打了。鼻青脸肿。我赶到的时候,闹事的人已被110带走。我真想杀了那帮混蛋!

还是上次脑出血的病人,为一万块,隔三差五过来闹事。前天过来的时候是晚班,带着家伙来的,一大帮人,医生躲在房间里不出来,他们就冲到护士值班台把小蕾揍了一顿。小蕾眼角缝了三针,嘴巴肿得像桃子,腿上软组织挫伤,惊魂未定。是我陪她去派出所录的口供。无论我怎么哄,她都拒绝开口说话,也不愿意回家,她可能不想她父母看见她这个样子。

昨天接上级卫生局的通知,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,强调和谐,把病患的钱退给他,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否则每天来闹,就为一万块钱,外人看着难看,我们又不能跟他们天天纠缠。

开科会的时候,大家都很不高兴。第一不同意赔款,要求患者自己去打官司,我们奉陪,第二要告他们故意伤害。要是每个人对治疗稍有不满意,都带人过来打砸抢,那我们医生的人身安全怎么保证?什么是和谐,和谐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安全为代价。他们农民的命是命,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?

这一段时间,坐诊的医生都没有好心情。凡是来看病的,都全面检查

一遍,任何一个疏漏都不放过,免得日后起纷争。人和人就是这样对立起来的。我们也知道90%以上的患者都是善良的、通情达理的,但我们判断不出谁是会制造事端的10%,为保护自己,防患于未然,所有的人统统被假定为闹事患者。你拿来的二级医院的片子,我们不承认,你昨天刚量的指标,今天重新做过了,我们只认我们医院设备测出来的结果。

今天听王教授在手术台上说:“他自己要求保守治疗,我就给他保守治疗。”

“那个病怎么能保守治疗?!开一刀就解决的事,这样拖下去会死人的!”

“他病死了,那是他自己的事。万一我要求他开刀开出问题了,那就是我自己的事。现在我对病人的态度就是,你是上帝,你是老板,你是消费者,你告诉我,你想怎样?你要开刀?好,我给你开,但请你自己负起全部责任。你不要开刀?好,那就不开,你也不要到我们医院来治,免得说被我治死的。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一点我专业方面的建议。我多的任何一句嘴,以后都有可能我挨打的理由。”怨恨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。

任何行业,都是良莠不齐,但肯定是良多莠少。如果这世界良少莠多,那么早就乱套了。可就是那几个莠,将所有的良都贴上了被怀疑的标签。好心没好报。所以,我们就不用好心了。

科里今天去赔钱,一万块,带着伤痛和耻辱。领导也不问小蕾,任她歇着。副主任让我劝劝小蕾,让她息事宁人,不要告了,撤诉吧!大家都知道她是受害者,承担了委屈,可这就是现实。

我回去以后感到很难跟小蕾张口。我的心很冷很冷,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。



六六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切入,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[上期回顾]

我们打输了一场官司,而替病人家属打官司的律师是我们以前的一位同事,他因为一场医疗纠纷辞职了,后来当了律师反过来帮助病人打官司。

古蒙儿的血是艾滋阳性

11

热门影视



云上 刘岩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眼下热播的电视剧《兵锋》由此小说改编。

它讲述了因边境事件要回军分区接受调查的上尉军官肖沐天,带着一个特殊的“兄弟班”,包括性格张扬的志愿兵、寻找丈夫的美丽军嫂、报考军校的年轻军人、军犬九毛九等,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整整六天中,克服洪水、大风口、雪崩区、泥石流以及遭遇异国武装人员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终于回到大部队的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朗措伤势加重,气色和精气神都不好,喘得很厉害,烧得也很厉害,曹仁说必须马上给朗措动手术,手术要切掉朗措的两根脚趾。

手术终于成功了,担架放在雪窝边,大家都在收拾行囊,等着肖沐天命令,然后继续上路。曹仁疲倦不堪地从雪窝里钻出来,匆匆走向郝大地和肖沐天。曹仁说朗措在失血,他需要血。肖沐天和郝大地愣住了。这里海拔太高,压力失衡,朗措的凝血机制改变,抗凝机制激活,血无法止住。

郝大地说:“开什么玩笑,这儿不是日喀则和拉萨,去哪儿弄血?”肖沐天问:朗措是什么血型?需要多少血?曹仁告诉他,是A型,800CC,不能少于600CC。肖沐天吩咐郝大地:“去核实血型。”郝大地跑开了,他又补充了一句:“我是O型,先输我的。”曹仁带着肖沐天钻进雪窝。古蒙儿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,有什么在腿边拱她,她低头,是九毛九。她蹲下,搂过九毛九。

肖沐天迅速脱去外衣,朗措一脸苍白,显得很虚弱地躺在防潮雪垫上,娜叶为朗措在胳膊上准备输血管器械,同时安慰他,手术非常成功,他的脚趾切除得很漂亮,他很快就会没事了。曹仁需要从肖沐天身上抽400CC,肖沐天点点头说:“来吧。”

古蒙儿是A型,她内心矛盾极了,她期待兵们有和朗措相同的血型,这样她就会好过一些。郝大地跑回来,古蒙儿站起来,用期待的目光询问他,郝大地摇了摇头,都不对。郝大地在骂人:“妈的,我怎么会不是A型,头一个字母,挺适合我这人的,偏偏就他妈的不是!连个O型都没弄上。”

郝大地看了看古蒙儿,他问古蒙儿是什么血型,古蒙儿如实说她是A型,郝大地高兴了,“A型?怎么不早说?守着雅鲁藏布江说口渴,蠢。快快快,快下去。”古蒙

儿站在那儿没有动,她不能给朗措输血。郝大地蹙起眉头看古蒙儿,古蒙儿犹豫了一下,见几个兵过来,她没有解释,郝大地的脸色冷了,他没想到古蒙儿会在人命关天的时候这个样子,他对古蒙儿失望透顶。

取血管从肖沐天胳膊上通往蓄血管,蓄血管的另一头传向朗措,鲜血汨汨地顺着肖沐天的胳膊流向朗措的胳膊,朗措一眨不眨地看着肖沐天。肖沐天也看着朗措,脸上带着坚定的微笑。曹仁计算着血量,要停下来,“别停,抽八百。”肖沐天说。曹仁愣了一下,然后示意娜叶继续。

郝大地在雪窝外尽量压抑着自己,可还是没能压抑住,他冲古蒙儿吼:“你知道,这是在哪?就在这儿,你站的这个地方,知道是哪?这是海拔五千六百公尺你知道吗?这会要他的命你明白吗?”

古蒙儿说:“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郝大地鼻子里哼出一声,不理古蒙儿,“我的血,朗措不能用。”古蒙儿说。郝大地气呼呼地说:“当然不能用。用不起,金贵。”

古蒙儿平静地说:“你理解错了。我是AIDS(艾滋)阳性。”郝大地走出好几步,站下,猛地回头,不肯相信地看着古蒙儿。

古蒙儿这时候很安静,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,不像是在说一件荒唐而绝望到不可逆转的事。郝大地气消了,他后悔自己的态度,也为古蒙儿难过,他现在的明白了,古蒙儿往沼泽地里口,扛出来还逃,见人就掐,不愿和人呆在一起,这些是为什么了。他决定等上面调查完,休假送古蒙儿出去,给她治病,哪儿能治就去哪儿。

古蒙儿笑了,有郝大地这样一

个朋友,她值了。

向东的路上,众人没走多远,又停了下来,所有的人都情绪沉重,甚至可以说是绝望。前面的路不见了,可能是地质挤压造成的地质结构变化,只看见悬崖,没看见路。

肖沐天和郝大地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。路原来是沿悬崖开凿的,本来就险恶,现在塌成一段一段的,有几处可见当年战备路留下的铁索。肖沐天的脸色非常难看,边防上的说法,这叫天路,只此一条,路毁成这样,修是没法修了,就算有材料,拖一个连上来,也要干上两个月。

肖沐天没想到重重困难扑面而来,只有这一条路,他就得闯过去。郝大地不同意闯,建议回撤。肖沐天想回头再一次过大风口,往跟上来大雪怀里撞,比往前闯还糟糕。郝大地却不这样认为,回撤也许会丢掉两个人,硬往前闯那是全军覆灭。

雪夜如昼,风把山崖上的落雪吹下来,纷纷扬扬落在帐篷上。肖沐天和郝大地正在铲帐篷上的雪,不让积雪把帐篷压塌了,由于地势小,帐篷不能分开,人一个挨一个挤着,由外到里,依次为四个年轻的兵,曹仁、朗措、娜叶和古蒙儿。郝大地和肖沐天的行李在帐篷门口,挡着风雪,九毛九卧在郝大地的行李边,安静地等他铲雪回来。气温降得厉害,四个兵冻得缩在毛毯下直哆嗦,又冷又饿。

在帐篷里,几个兵坐了起来,披着毛毯聊天,吴欢说要是过不去就得回黑马河兵站。多曼急了,他们部队两年没送出一个兵,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考军校的名额,还让他给糟蹋了,他都不知道如何回连队交代。杨扬、朱天明一

听也傻眼了,别说军校考不成,这回去也回不成,又冷又饿的,走不了,冻也冻死了。杨扬说他不怕死,无所谓,多曼也不怕死,就当轮回一次,就是可惜布达拉宫没看成。朱天明是不情愿死,他家就他一个,三代单传,他要回不去,他妈要哭死,他不想让他妈伤心,更不想让他妈哭死,他说到这儿,心情变得格外沉重起来。

朗措在一旁情绪低落,一把一把地揪腿上的绷带,他很自责,不是为了他,大家也不会进没路退无门的。曹仁安慰他,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走到这里,什么也没能把他们吓住,没有让他们退回去。不管怎样,都应该有信心战胜眼前的困难。

两双靴子不断撩起雪粉。气温越来越低了,是那种低得纯粹、低到透明的低。没有雪,也没有风,这一点很奇怪,相反让人心灰意冷,让人觉得像被什么抛弃了,暂时的不理不睬,就像进了台风眼儿,等着让人宰割。

在达坂下,肖沐天和郝大地就像两个小人国里的居民,仰着脑袋往达坂上看。肖沐天对郝大地说:“昨晚你就应该告诉我。”

郝大地顶了肖沐天一句:“你有什么决定,不也没告诉我吗?你还当着班长。昨晚我已经说了。我说我上来过,不光悬崖上,是你没往下问。”肖沐天没理他,两个人都端着架势,头还仰着看达坂,但各自暗藏手段,这个地方要是海拔低点儿,要是连里那些兵来,要是有足够的器材,要是不那么累,也还是能闯过去。

两人互相看了一眼,都笑,是那种默契的笑,在绝望中寻找一丝希望的笑。